

柳河東全集

冊八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子厚謫永

州已五年與京兆書望其與之為地一除罪籍耳○語甚怨件件寫得出此窮愁羈旅所

不能自喻者每讀每嘆其能言亦蔑以加矣茅坤曰予覽子厚書由貶謫永州以後大較

並從司馬遷答任少卿及楊惲報孫會宗書中來故其為書多悲愴嗚咽之旨而辭氣

環詭跌宕譬之聽胡笳聞塞曲令人腸斷者也陳仁錫曰此雖如宗元所云博如莊周哀

相如屈原奧如賈誼專如揚雄可也然而不層如屈原奧如賈誼專如揚雄可也然而不層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

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足伏念得罪來五

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

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

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

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瘍爲也忽捧教命乃知

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

望敢以及此

恍與恍同悸音荒○恍惚失意貌悸心動

也子厚病痞已見前辨伏神文瘡瘍山川之氣疾疫

也膏謂連心之脂膏肓心下隔上事本左傳晉侯夢

二豎已見二卷愈膏肓疾賦○唐

順之曰述愁中病魔極中情惻宗元早歲與負罪

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

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

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

也未路孤危阨塞輓輒凡事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

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

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

一日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

構煽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

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無一本

危字艱倪結切艱音兀凡事一作事既讞音讀盡爲一作便爲○艱艱不安貌○茅坤曰此人字恐并自

己亦在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坐

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廢錮以希望

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

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無分毫事一作

公事俟上一無更字錮一作瘡取下一無得之二字

○以年少氣銳爲解亦是若曰共立仁義云云我不

信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

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元和

五月十七日子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

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

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腸沸
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
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
每當春秋時饗予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惇惇然歎
獻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
所共憫惜也療音僚陽一作骨陬一作隅一無女子
二字人一作火者二字昵音匿惇惇一
作慄慄一作凜凜○選魏都賦蠻陬荒
落注陬落蠻夷居處也又聚居爲陬先墓在城南
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
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
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
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
女遍滿阜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
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

先墓
下一

有所字畦音攜○荆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
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列子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
也必下車而揖之夏畦夏月治畦之人見孟子○寫
得慘楚語語有淚可見士人一失身便喪名優先至
於如此雖托空言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
以寄悲悼何益

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
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
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賜書上所賜之冊命也然無可

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修復何
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
不知辛酸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

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
僂與戮同盥音管又古玩

切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
以百數一本本作被謗無議字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

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搗陟瓜切籍一作冊○漢

書人或毀直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將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終不能自明後漢第五倫建武二十九年從懷陽王朝京師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第婦翁寧有之邪倫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所○茅坤曰子厚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而有其諾欲望世人

之明已不可得也

一本實下有為字而諾上無其字

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遊僻也可人

直不疑買

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

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

漢書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

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

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東漢劉寬字文饒

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

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牛者愧而送還

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反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

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

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壞偉博辯奇壯之士能

自解脫文才戈切音奇蒯苦怪切音質○國語

人將烹之詹據鼎耳而疾號于公乃命弗殺厚為禮而

歸之左傳成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曰鄭人

所獻楚囚也與公之琴操南音晉侯重為之禮禮使來

歸求成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南音樂盈出奔楚范文子囚

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必叔向曰夫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其

谷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必叔向曰夫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其

王為我殺范痤吾獻市地王使捕以生痤市有屋騎危謂

使者曰與殺范痤吾獻市地王使捕以生痤市有屋騎危謂

不與王用地則奈何王出之危棟上通高帝曰大韓信非

曰悔不王用地則奈何王出之危棟上通高帝曰大韓信非

其主云乃赦之言帝召之危棟上通高帝曰大韓信非

時曹參為相衣伏質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後至孝文

人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
意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
赦之劉向字子政事宣帝為諫議大夫獻言黃金可
成令典尚方鑄作事後不驗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
踰冬以今以恒怯渙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
減死論

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闕矣恒音匡渙音腆忍痼病一作病

痼也○說文恒怯也渙忍之流俗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

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

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翫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

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抵滯今皆頑然無復

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

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

堪當世用矣○說文翫縷委曲也又好視也伏惟興哀於無用

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有可

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
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
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通字上失
唐順之曰此數事是眼前不得已路頭書辭繁委
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
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亦一本戀

與楊京北憑書憑一作凌○楊憑拜京北尹與

姦賊憲宗貶為臨賀尉時有元和四年也子厚
嘗遺憑子誨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藉
田勅是舉數十年之堅典必復大有大恩澤丈人
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此亦云丈人
人旦夕歸朝廷不復為大僚必元和五年冬作
○昔人評此文不礙氣骨力自謂疎疎莽莽
特能以氣驅事工拙則亦昔人之見也唐順
如沾沾論句字工拙則亦昔人之見也唐順
之曰只是叙薦舉才一段文字為勝王世貞曰
長篇未加洗澤然才氣勃湧去秦漢較近曰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以任子淵翁之稱然字俗

則遠矣大抵亦尊者之稱吳越春秋載伍子胥謂漁父曰往命屬天今屬丈人役人胡要返

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

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瘁無以守

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舊故是與

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其忠誠者是用踊躍敬

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

左右是與復有一作是乃爲若許一作取忠一作中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

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

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

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

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

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書皋陶曰在知人

若時惟帝其難之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有之而

行不勝其貌孔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

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

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吒陟切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世祖卽位論功當封且

將召見之為令狐略等讒之竟不獲用焉晉史載記且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先為秦吏部令史後事姚萇為

佐命元功萇既敗符堅遣尹說堅部令史後事姚萇為

略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才也王景

略之儒而朕不知其亡也不亦宜乎王景略名猛

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

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

必能辨之者亦妄矣頗普何切謖音縮○史記趙孝

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王括徒能讀父書而父子異

王以括代頗括之母諫王括徒能讀父書而父子異

心王不聽果敗蜀志馬謖字幼常才器過人好論軍

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謂亮曰謖言過其實不可

大用亮謂不然以謖為參軍後又敗無之而不言者土

令統大衆戰于街亭為張郃所敗

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三

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西漢周仁其

先任城人武

帝立以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蜀
志先主圍成都許靖踰城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法
正曰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夫言朴愚
之人謂公爲賤賢也於是靖爲司徒

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

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

事無用之朴哉柝他各切○漢書蕭何以文無害爲
神主吏掾注無害謂不刻也柝夜所

擊之木也左傳
魯擊柝聞於株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

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

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而趨走其左

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盡益於世

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隸下一無而字不下一孔
無盡字○語刻而意厚孔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

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閒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

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閒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

利歟二閒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慕我哉茲咈吾事三

閒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

信之難慕渠記切○說文慕毒也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

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冀及也然而君子不以言

聽之難而不務取士虞集曰不復切此文之活竅士理之本也苟

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

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

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

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

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以上已畢言薦舉之

道○士理之本一句極說得鄭重以下反反覆覆亦綿至痛快今之世言士者先文

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

可十七八未易忽也纔入論文章三四句看他自古

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

累力追切代下一無乃字

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

馬者之一也

唐登科記大曆九年憑中進士十二年疑中進士十三年凌中進士皆有名時

號三楊敬之字茂孝凌子元和二年中進士嘗爲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

天下方理平今

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

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

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爾

之道一作大道

宗元自小

學爲文章中閒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

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

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

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

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武陵元和二年中凡進士三年謫永

人可以说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

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譚音覃○漢書桓譚曰凡

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

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

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

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

丈人無以知之今之人下一有笑字○世多貴遠賤

爲所詆更作以示託名沈約遂爲稱差率曰此吾作也訥乃大慙由來自具隻眼者蓋至少矣所以子厚

亦極嘆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